

# 人类的本性



- 【美】爱德华·O·威尔逊
- 福建人民出版社

2.4

# 人类的本性

〔美〕爱德华·O·威尔逊 著

甘华鸣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年·福州

## 人类的本质

【美】爱德华·威尔逊 著

甘华鸣 译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7印张 147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 350

ISBN 7-211-00412-6

C·8 定价: 1.60元

## 译者的话

人类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孜孜以求地去认识世界，尤其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本性。

人类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摆在面前的《人类的本性》一书，就是对这个课题作出的一种尝试。

《人类的本性》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科学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 (Edward Osborne ~~威尔逊~~ 威尔逊 1929年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1949年在阿拉巴马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50年获硕士学位，1952年在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威尔逊现任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动物学博物馆昆虫馆馆长。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威尔逊~~普里策尔和科学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

威尔逊曾于1976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77年获民族科学奖，1979年获科学院利迪奖，1979年获普利策奖。

《人类的本性》一书是威尔逊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他的一套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著作（另两部著作是1971年出版的《昆虫社会》和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人类的本性》1978年一出版，就极为引人注目，第二年即获得普利策奖（非小说类）。社会各界给予高度评价，

溢美之词连篇累牍。

《时代》周刊说：该书“令人吃惊——也令人困惑”。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说：该书“引人入胜，并且重要无比”。

《泰晤士报》说：“这是一本杰作”。“威尔逊的新书代表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阶段”。

《新共和》说：“这是一本具有高度的智慧和胆识的作品……。没有一个政治、社会、宗教或伦理思想的体系可以忽视它。”

《人类行为》说：“《人类的本性》是一本由一位才华横溢、思想深刻的科学家写下的光辉著作。”

《纽约时报书评》说：该书的“广度和深度只可能来自全心奉献的学者风范。”

《纽约时报》说：“威尔逊是一位老练的了不起的人道主义作家。他的见解是使人解放的。”

该书涉及内容非常广泛，但并不复杂。威尔逊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思想大体上是这样的：

人类的行为受到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先天，即遗传；另一个是后天，即环境，基本上也就是文化。人类行为既不是完全由遗传决定的，也不是完全由环境决定的。单纯的遗传决定论是错误的，单纯的环境决定论也是错误的。

遗传提供了人类行为特质发展的潜在能力，限定了人类所可能发展的行为特质，也就是说，人们在一生中所实际发展的行为特质只可能在遗传所提供的潜在能力之中，而不可能超出这些潜在能力之外。并且，遗传还限定了各种行为特质在特定环境中发展的概率，在同样一种环境中，各种行为

特质所可能发展的概率各不相同。不同的人，这种由遗传所提供的行为发展的潜在能力，以及由遗传所限定的各种行为特质在特定环境中发展的概率，都不相同。但是，遗传并没有决定某种行为特质在任何环境中都必然会发展。所谓“人类的本性”，在广义上，就是指人类这个物种所特有的全部遗传行为倾向；在狭义上，就是指人类这个物种所特有的影响社会行为的那些遗传行为倾向。

环境则为实际发展遗传所提供的潜在能力中的那一种行为特质提供了外部条件，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所实际发展的行为特质不同——将是遗传所提供的潜在能力中的不同的行为特质。

为了说明上述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打一个所谓“发展地形”的比喻。一个人一生中所实际发展的行为就如同一个球在一块地面上所滚过的道路。既定的地面情况——沟谷河道、丘陵山峰等地形——是由遗传所限定的，而作用在球上的推力则是环境。球所实际滚过的道路，只可能在地面上所具有的沟谷河道、丘陵山峰这些地形之中，而不可能超出这些地形之外；而作用在球上的推动力则为球实际滚过这些地形中的那一条道路提供了外部条件，推动力的方向大小不同，球所实际滚过的道路也就不同。“发展地形”之说不过是个比喻，当然不足以充分说明错综复杂的人类行为，但它却把焦点对准了人类行为中最要紧的真相。

威尔逊认为，人与动物是一脉相承的，人由动物进化而来，动物的活动与人的行为、动物的智慧与人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有许多类似之处，它们只有程度上的、量上的高低，没有质的不同。因此他认为人类的本性在于它的自然属性，人性就是由基因决定的。应该看到，威尔逊的这种观点

夸大了人类本性的生物性的一面，忽视了人类本性的社会性的一面。尤其是对先天遗传因素本身的变异论述不够，为什么变异、向什么方向变异讲得不清楚；并且，对后天环境因素影响人类行为的作用机制注意不够，如何发生影响不甚了了。所以，威尔逊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有片面性的，在实践中也有些问题无法解释，比如，基因变化与人类变化的不平衡性等等。威尔逊用动物来简单地类比人类，这即使在西方也引起了人们的非议。

在书的后半部分，威尔逊把上述基本思想贯彻到对人类各种具体行为的研究之中，特别分析了人类行为的四个基本范畴——攻击、性、利他性、宗教。威尔逊对于这些问题有些什么观点，~~这里就不赘述了~~。需要指出的是，威尔逊将人类行为的基本范畴~~归结~~为攻击、性、利他性和宗教四种，这是不~~那么~~~~那么~~科学的。

在方法论上，~~威尔逊坚持~~把整个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包括人类的行为以及人类的本性，都以物质为基础，受同样的物理法则所支配，并且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解析而获得最深的认识。这是威尔逊的出发点，他把这叫做“科学唯物论”。

威尔逊认为，过去存在着两种文化，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有着一条鸿沟。现在终于到了弥合这条鸿沟的时候，时代的发展已经创造出了条件，社会生物学就是进行这种努力的最恰当的工具。威尔逊给社会生物学下了一个定义：社会生物学是研究所有种类的有机体（包括人类）的所有形式社会行为的生物基础的科学。

威尔逊在本书中对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探讨，都是以“科学唯物论”为依据，以社会生物学为工具的。

威尔逊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试图把自然科学运用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中去，力图弥合两大科学间存在的鸿沟，由此形成他的社会生物学理论。长期以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分离的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派林立，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缺乏准确性、科学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身的发展要求从定性化研究走向定量化研究。20世纪以来，有不少自然科学家都曾作过这种尝试，有些是有成效的，但大多数人或者是由于方法论上的错误，或者是由于时代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使他们走不到尽头。到了六七十年代，一方面是老“三论”、“控制论”等新方法的建立，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不断取得突破，这些为社会生物学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威尔逊的最主要成就与其说是观念性的，不如说是方法论上的。他运用系统方法，综合生物化学、生态学、动物行为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对人类的本性进行了研究，其中不乏精辟的论断，解开了许多“人类生活之谜”。他运用事实材料来说明问题的技巧是相当高的。

威尔逊勇于探索的开拓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尔逊超脱人类本位主义，对人类“特创”的神话进行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没有一点胆略，这是难以做到的。

威尔逊不迷信、不盲从，不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妥协，由事实与传统观念的矛盾而产生怀疑，由怀疑而提出问



题，然后解决问题。

威尔逊表现出了一个严肃科学家的正直品格，爱好和平，绝无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观点，呼吁建立一套新的道德价值体系，呼吁建立一个公正的世界，希望人类将来会比过去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至于对威尔逊的理论的评价，我们最后还是引用威尔逊自己的一段话吧：

“……本书在实质上是一篇思辨的论文，它所探讨的是，当社会理论最终与自然科学中跟它关联最深的部分结合时所具有的深远影响。”

“对本书所作的论述的看法，肯定会分歧很大，就跟过去出现的对《社会生物学》论及人类行为的有关章节的看法的情况一样。对于那些由于信仰上的原因使得他们只会排斥本书而不愿有任何其它看法的人，我甘冒施惠之险。但是，对那些把本书当作受过检验的科学产品而不带任何批评之意的读者，我倒要说几句话：我很可能是错误的——不论是在任何一段特别的结论上，还是在对自然科学所扮演的角色的深厚的希望上，抑或是在对科学唯物论的下赌注似的信任上。……社会科学还过于年青、过于薄弱，进化论本书也还远不完善，所以它们还不能使这里所论述的观点铭诸金石。不过，我坚信，现存的证据是支持这些观点的，而且还支持人们对形成本书主旨的生物学研究抱有更为广阔的信心。”

译者

1987年5月23日

## 序

《人类的本性》是一套三部曲中的第三本书。在本书完成以前我并没有刻意去为这三本书作逻辑顺序上的安排。我把《昆虫社会》（1871）一书的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统合的社会生物学的远景”。在该章中我指出，既然把种群生物学和比较动物学用来解释社会性昆虫的严格体系时能够做得那么好，那就有可能把同样的原则一点一滴地转用到脊椎动物这个对象上去。我说，总有一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同样一组参数和同样一个数量理论来说明蚁群和恒河猴群。我没有办法抗拒自己在言辞上对自己的挑战，于是我开始去披阅许多有关脊椎动物社会行为的重要文献，并写下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75）一书。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我宣称，目前很合理地应用于一般动物上的生物学原则，也可以很有利地扩展到社会科学上去。这个建议引起了异常多的兴趣和争论。

《社会生物学》出版之后的余波促使我再去更广泛地阅读有关人类行为的文献，并且吸引我参加了许多学术研讨会，经常与许多社会科学家在书信上交换意见。此后我比以往更加坚信：现在终于到了弥合两种文化之间的著名鸿沟的时候了，社会生物学就是进行这种努力的最恰当的工具——尽管它只是种群生物学和进化论延伸到社会组织上的学问而已。《人类的本性》便是我在这一问题上发掘的成果。

但是这第三本书不可能搞成一本教科书或一本科学文献

的通俗性综述书。要有系统地谈论人类行为便是要把人类心理迷宫中的每一道目廊都拿来作为课题，因此，应该考虑的便不只是社会科学，还应考虑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以及科学发现的过程本身。结果，这本《人类的本性》便不是一本“科学”的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科学”的著作，关于自然科学到底可以穿透进人类行为之中多深，而又免于被转变成新东西的著作。本书还考察了一个相互的冲击，那就是：对于人类行为的真正的进化性解释必须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上来进行。《人类的本性》可以被当作行为科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参考资料来读，因为我已经将参考文献详尽地整理过。然而，本书在实质上是一篇思辨的论文，它所探讨的是，当社会理论最终与自然科学中跟它关联最深的部份结合起来时将会具有的深远影响。

对书中所作的论述的看法，肯定会分歧很大，就跟过去出现的对《社会生物学》论及人类行为的有关章节的看法情况一样。对于那些由于信仰的原因使得他们只会排斥本书而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看法的人，我甘冒施惠之险。但是，对那些把本书当作受过检验的科学产品而不带任何批判之意的读者，我倒要说几句话：我很可能是错误的——不论是在任何一段特别的结论上，还是在对自然科学所扮演的角色的浑厚的希望上，抑或是在对科学唯物论的下赌注似的信任上。向读者说明这些限制，并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为了加强我的力量。如果科学精神本身就是摇摆不定的，如果提出来的思想经不起客观检验因而站不住脚，那么，不妥协地把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将会一无所获。社会科学还过于年青、过于薄弱，进化论本身也还远不完善，所以它们还不能使这里所论述的观点铭诸金石。不过，我坚信，现存的证

据是支持这些观点的，而且还支持人们对形成本书主旨的生物学研究抱有更为广阔的信心。

（以下三段是谢辞及对某些章节的出处的说明，从略——译者）

# 目 录

译者的话	( 1 )
序	( 1 )
第 1 章 困境	( 1 )
第 2 章 遗传	( 15 )
第 3 章 发展	( 50 )
第 4 章 萌生	( 67 )
第 5 章 攻击	( 93 )
第 6 章 性	( 114 )
第 7 章 利他性	( 142 )
第 8 章 宗教	( 158 )
第 9 章 希望	( 179 )
术语汇解	( 195 )
人名中西文对照表	( 203 )

# 第 1 章

## 困 境

### 无比重要的根本性问题

“心灵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它如此运作而不以其他方式运作？”这两个问题综合起来便是：“人类的终极本性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所面临的几个根本性的问题。伟大的哲学家休谟认为，这几个问题具有无法形容的重要性。

我们总会以犹疑甚或恐惧的心情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如果人脑是一部含有亿兆个神经细胞的机器，心灵可以或多或少解释为有限的化学与电学反应的活动之总和，那么，就存在种种边界限制着人类的远景——我们是生物性的，我们的心灵无法自由翱翔。如果人类是依循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律而进化，那么，人类便应是由遗传或偶然性和环境必然性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上帝之手所创造的。神性仍然可以在物质的基本单位也就是在夸克和电子壳层的起源中找到（汉斯·金在质问无神论者时问得好，他问道：为什么宇宙中总是有些东西，而不是一无所有？），而不是在物种的起源中找到。无论我们如何用隐喻和想象来润饰那硬梆梆的结论，它在上一世纪的科学研究中，仍然保住了哲学上的合法地位。

在这个毫不令人心动，但却又得到公认的命题上，没有任何解答出现。它是我们对人类处境进行严肃思考时所做出的第一个基本的假设。要是没有它，各种人文和社会的科学

便都会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正如没有物理学的天文学，没有化学的生物学，没有代数的数学一样。有了它之后，人类本性便可以开放成为一个实证研究的对象，生物学便可以应用于通材教育，而人类的自我观念也可以因此而真正地兴盛起来。

### 第一困境：方向何在

但是如果这新的自然主义是在真理的范围内，要去追求这种主义便总会引发出两个巨大的精神上的两难困境。第一个是：没有哪个物种（我们自己也包括在内）具有超越于该物种的发生史所缔造的生存指令以上的目标。物种可能会有广泛的潜能以追求身体上的和心智上的发展，但是它们都缺乏内在的目标，也没有超越于它们当时所置身的环境之上的任何助力来导引它们，甚至也缺乏它们的细胞结构自动指引它们朝之进化的目标。我相信人类的心灵也是这样构造的，它受到这种内在的基本约束的封锁，被迫用一套纯粹的生物工具去做抉择。如果人脑确实是依循自然选择律而进化的，那么连美感判断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应当是通过同样的机械过程而形成的。然而，美感判断和宗教信仰的能力实际上要么是远古人类对环境的直接适应，要么是由较深沉而又较隐微的适应活动所累积而成的次级结构。

因此，我们的看法的要点在于：脑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它促进了基因的生存与多样化，并且指导它们如何结合。人类的心灵是一种生存与繁衍的设计，而理性思考不过是其中的一种技术罢了。温伯格曾经指出：即便是对于物理学家来说，有关物质的实情也是极其神秘的，因为其构成含有太大的不可能性，不是人类的心灵所能理解的。我们可以将这种

真知灼见倒过来看，以便更强有力地理解：人类的智能并不是用来理解原子的，甚至也不是用来理解它自身的，而是用来促进人类基因的生存的。喜好深思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总是以一种不可理解的方式受到生物学上所谓个体发生的法则的支配，并且其中总要经过顺序大致固定的生命阶段。他意识到，尽管他具有那个物种所特有的一切驱力、智慧、爱情、骄傲、愤怒、希望和焦虑，而最终也只不过是帮助这一物种去完成一次永恒不变的轮回而已。诗人曾将这一真相界定为悲剧。叶芝（Yeats）则称之为“智慧的由来”：

叶虽多，根则一；  
在逝去的青春里，  
我向着阳光摇曳花叶，  
如今却以萎黄现出真相。

简言之，第一个困境便是：我们走投无路。对物种自身的生物本性来说，物种缺乏外在的目标。在下一个百年内，人类很可能会将科技与政治串联起来；会解除能源与物质的危机；会阻止核子战争；会控制生育。这个世界起码有希望获得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以及温饱的人群。但是，除此之外呢？各个地方受过教育的人都愿意相信：在物质的需求之上，还需要实现个人的潜能得以充分发展。但充分发展到底是什么？而潜能又要到什么地方步才算是得到了实现？传统的宗教信仰早已被腐蚀，它之所以被腐蚀，与其说是由于它的诸多神话对它的证伪，还不如说是由于人们终于觉醒，认为信仰实际上是生存的手段。各类宗教就像人类社会的其他制度一样，会不断进化以便增加其本身的持久性以及对其信徒的影响力。各种世俗宗教所提供的不过是物质幸福的承诺，以及对由于人类的本性而必然产生的结果的合法逃避罢了。



它们同样也以集体的自我膨胀作为目标，而促使自身更形坚韧、更具活力。意识形态也正是如此地向它的幕后主人——基因——大鞠其躬的，而经过密切的考查之后，看起来最高级的行动也变成生物性的活动了。

在我们的时代里，更尖刻的社会注释家如海尔布伦纳、尼斯比特和斯塔夫利安诺等人，把西方文化及其最后所属的人类全体都视为正处在即将衰败的危机之中。他们的指论极易导出一个后意识形态社会的观念，这种社会的成员将会隐隐地退化到自我放纵的状态里去。因此，斯坦在《黄金时代的来临》(The Coming of the Golden Age)一书中才会如此写道：

权力的意愿决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它的强度的分配将发生剧烈改变。在这个分配图的一端将是一小撮人，他们的工作将不受科技的影响而维持高水准的生活。这个分配图的中间部分则将出现另一种类型，大都是些非受雇的工作者，对他们而言，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还是相当重要的。……他们会将兴趣维持在这人世间，而在感官享受中寻求满足。在这整个分配谱表的另一端则将是一个大部分不能就业的类型，对他们而言，现实与想象的界限大多已经消失，这个界限消失的程度至少与他们肉体的生存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由此可知，在第一困境中隐含的危险乃是：社会所凭以组织其各方面能力的超越性目标，如今已经迅速瓦解。那些真正可以和战争作道德上抗衡的目标已经凋零了——那些目标变得像海市蜃楼一样，每当我们走近它时，便一个个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根据人的真实定义来找寻一种新的道德，我们有必要向内探索，解剖心灵的机械结构，并且追溯它的